

海没有另一边

原创 李镜合 李镜合 2020-03-09 13:27

前几天路过一辆红色道奇车，看到车尾上贴着一个车贴，是加拿大和美国的国旗，配的文字是Not Made in China。看得出来车主很骄傲，应该是爱国主义者，至少是泛北美主义者，虽然整个北美大陆就两个国家（墨西哥另说，虽然地理上算北美），但我想到这里是魁北克，是独立情绪严重，曾经两次公投，差点（1980年是59.56%：40.44%，1995年是50.58%：49.42%）就脱离加拿大联邦的魁北克，这么说来，车主又是一个脱离了狭隘民族情绪和分离倾向、拥护联邦乃至北美的加拿大人。当然也有可能车主和美国有关系，毕竟历史上不少说法语的魁北克人曾经移民到新英格兰地区。我觉得有趣，是因为我在加拿大很少看到个人透露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或者民族主义情绪，聊天的时候如果说到一些相关的议题，为了避免无谓的情绪，还会强调一下说，it might sound too patriotic。爱国主义教育当然有了，只是平时可能更多出现在政客的演讲中，习惯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加拿大人除了一些特别的场合，比如一些国家纪念日，或者7月1日庆祝国庆节Canada Day，很少有表达爱国主义或者民族主义的需要。

其实我是想说海。

加拿大人当然会为自己的国家骄傲，他们形容自己国土广袤的时候，会说from coast to coast to coast，这是世界上少有的拥有三个大洋的海岸线的国家，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大西洋的国家。读书的时候威尔士人Martin老师教我们英国古代歌谣（ballad），参考书里有Francis James Child在19世纪收集编纂的《The English and Scottish Popular Ballads》（是的没有威尔士，但Martin老师无比喜欢这些歌谣，甚至在课堂上会随意地唱起来），这些中世纪之后歌谣的内容我已经不记得了，很多都是传奇色彩的故事，比如罗宾汉，亚瑟王等等，我只知道因为一个小作业，我去图书馆里找一本加拿大Nova Scotia省的歌谣集，收录的全是和海有关的歌曲，Nova Scotia省被称为是加拿大的海洋乐园，“Canada's Ocean Playground”这句话就印在每一个车牌上。那些水手和恋人告别以及思念的歌谣所表达的爱情，虽然和我们的汉乐府，古诗十九首等等并无太大不同，但他们有海洋湛蓝的背景。我这个来自中国内陆要到上大学的时候才第一次看到海的人，海洋对我来说是另一片陌生的陆地，关于它的词汇都是陌生和新鲜的，像海里刚刚捞出来带着腥味的鱼，我心里喜悦却又不知如何应对。

Farewell and adieu to you, Spanish ladies

Farewell and adieu to you, ladies of Spain

For we have received orders

For to sail to old England

But we hope in a short time to see you again

《Spanish Ladies》

She woke in surprise,

She opened her eyes,

She saw the young sailor standing by.

"Sailor," said she,

"What brought you here by me?"

And by that she began to cry.

"I'm lately come

From that little ship you see.

I have landed on a rock all alone."

And he says, "My dearest dear,

I must find some comfort here,

Or else I am forever undone."

《The Sailor and The Shepherdess》

Martin老师退休之后搬去了加拿大最西边BC省首府维多利亚，气候宜人的花园城市，面对的是太平洋而不再是他熟悉的大西洋了，我则在以后的阅读，生活和旅行经验中开始越来越多和大西洋产生联系，千百年前从西伯利亚一路迁徙到格陵兰岛的因纽特人，比哥伦布更早到达美洲大陆的维京人，大西洋海岸因为捕鲸和鳕鱼贸易而出现的定居点，大英帝国通过海洋源源不断向世界各地输出的殖民者和垦荒的移民，英格兰人，爱尔兰人，苏格兰人乘船横跨大西洋来到了我现在居住的地方，一战二战，这些移民的后代又乘船或者飞机溯源回到欧洲大陆的战场...

有一段时间我想找个海上的工作，和渔船一起去北大西洋抓龙虾或者雪蟹，在船上一次呆几个月，但又知道这只是非常幼稚的想要逃避周围人群的想法，遥远的，无边的，深不可测的海洋，给了我一个倾倒无数心里垃圾的地方。我只能徒然地在夏天每一个天气好的下午到港口看船只来往，行到水穷处，坐看锚起时。

晚年的博尔赫斯把时间花在了古英语和北欧（冰岛）文学上，又是两个和海洋紧紧相关的地方，在一次访谈中提到他的一首题为海洋(The Sea/El Mar)的诗，

Before time coined its substance into days,
The sea, the always sea, existed: was.
Who is the sea? Who is that violent being,
Violent and ancient, who gnaws the foundations
Of earth? He is both one and many oceans;
He is abyss and splendor, chance and wind.
Who looks on the sea, sees it for the first time,
Every time, with the wonder distilled
From elementary things – from beautiful
Evenings, the moon, the leap of a bonfire.
Who is the sea, and who am I? The day
That follows my last agony shall say.”

海洋是一个迷，我们不了解，正如我们不了解自己一样。评论这首诗的时候（《Borges at Eighty: Conversations》）博尔赫斯说从荷马开始，海洋就一直在纠缠着诗歌，提到英语文学中最早的史诗《贝奥武甫》中的海，梅尔维尔《白鲸》中的海，他追溯到奥德修斯，追溯到一首诗歌，“Oh seas never sailed before”。

《看不见的城市》中卡尔维诺常常娴熟地用两种相反完全的意向和途径来描写城市，“到德斯庇娜去有两种途径：乘船或者骑骆驼。这座城向陆路旅人展示的是一种面貌，向水上来客展示的又是另一种面貌。”骑骆驼的人遥远地看见城市，会把它看成一只船，“他也念及许多港口、起重机在码头卸落的外国货物、不同船只的水手在酒馆里用酒瓶互相敲打脑袋，他还想到楼房底层透出灯光的窗子，每个窗都有一个女子在梳理头发。”

年幼的马尔克斯问他的外公，海的那边有什么，外公毫不犹豫地回答：“海没有那边。”

我也知道，海洋一直存在，让我怀念，它也没有边界，我不得不，行行重行行，唯知海上明月，天涯此时。

2017年7月4日

和朋友到夏天大西洋海边一条入海的河里游泳。

也有人直接在海里游泳

远处水面波动的地方是一条鲸鱼

2017年7月21日

白天我扔面包屑，后边跟一路鸽子，午夜后我扔药片，后边跟一路病人。我在十字路口转头问都有病啊不睡啊你们。每个人都跟手机没电或没网的表情一样：对啊快点走啊。队伍越来越长从女王街到书院街，药片一直没断，他们捡起来一个个吃掉，也没什么表情。我到了码头，指着月亮，说看看它，还有下边的海。

2017年10月13日

路边遇见卖海风的海螺，我拿起来扣耳朵上听了下。海螺：真的海风哦，假一赔十！我单刀直入：假的，可乐瓶共振也有海风声。海螺：大哥照顾下生意啦。我说你不是已经死了么？海螺：海风是我的灵魂在唱歌。我说别介，我不吃这套，三块钱一斤不卖拉倒，说完就扭脸。海螺：卖~~~！我仿佛听见海哭的声音。

2017年8月19日

胖大海在副科长的杯子里还没泡开就跳了出来，偷偷地一路小跑到海边，跳进海里拥抱海浪大声唱：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大海就是我故乡！胖大海自由了。

2017年10月5日

月亮和地球告别，黑夜还只是黑夜。看到有人在海边操纵潮汐，不为人类。夜里点上一支烟，星星点点，朝天一拜。NASA提议发射一颗人造月球，或者一面镜子，夜里可以更亮。大家说不必了，对着人造物无法抒情。很久以后，人类进化成发光体形态。夜里再相约而出，把漂亮的人称为月色。

2017年10月18日

“大海胆子小。”我指着一个小海胆说。

2017年10月19日

今天和朋友沿海岸线开车路过一片草地，刚停车一匹马儿就从草地走到我们车边，又把头伸了进来。不知它是饿还是无聊。草地上有很多牛，但牛都比较闷，猜想马儿见了人就想亲近吧。朋友就要离开加拿大，我们驾车已经到海岸天际边，遥远到以为风，马，牛都不及的地方，而“相逢处，自有暗尘随马。”

2017年11月30日

沧海桑田不过是夏天的一场雨，蚂蚁说。

2018年1月13日

意识到对大海的误解，是在约定的时间即将降落在鲸背上的时候，鲸鱼反而奋力搁浅在海滩，带去海要枯

萎的消息。我自此结束四海为家。在海边眺望，持续下降的海平面逐渐裸露出许多秘密。

2018年1月16日

“一直有个疑问，”我说，“你们鱼类就没想过没好奇心没野心离开大海去外边看一看么？多么壮阔！看我们人类！克服重力缺氧等限制，离开地球去太空，和你们离开海洋来陆地难度差不多吧。你们天天呆海里 comfort zone，就没有登陆的梦想么？那和咸鱼有什么区别？”“试过了，成了咸鱼。”

2018年1月17日

深夜路过一个海螺摊。卖家也不收就回家睡觉了。我站在前边逗留了会儿在想要不要指挥它们合唱一首《大海啊，故乡》。

在伯利兹的一个海岛上

2018年2月25日

海角是我最终不得不放弃追逐你的地方。陆地说。

也是我最开始拥抱你的地方。海洋答。

我在海角植了一座灯塔，

我也有疑问。

Point Amour 灯塔，L'anse Amour (居民8人)，加拿大拉布拉多地区，19年1月末

2018年3月8日

“你看不见我的眼泪，你还看不见海平面上升么？”鱼说，“我每天都有几亿立方米的悲伤。”

2018年3月31

家里有只祖传恐龙，一直由家族照料，瞒着没有上交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时恐龙说你们吃了我吧，爷爷说不行。后来我出国，从上海飞温哥华，恐龙说我送你去吧，我骑着恐龙，中途在太平洋一个海岛休息，茫茫的海面上，我问恐龙你害怕么？它说不，但不是因为勇敢，只是习惯。我后来很快就理解了这种悲哀。

2018年4月28日

走在往事边缘，小心翼翼，像是沿着涨潮的曲折海岸线，被海浪卷走，被巨蚌吞食，自己成为一个伤口，选择用过去的粘液将自己包裹好，这是一颗自发形成的珍珠。被渔民捕捞，被匕首撬开，在拍卖市场标记为非人工养殖，在巨额交易达成的瞬间，为抗议标记错误，珍珠和我的记忆一起泛黄，流拍。

2018年5月5日

相逢短暂，被你捡到是很奇妙的事情。我们的分别不会难过，我会是一颗被你掷出去打水漂的石头，努力在海上奔跑，离你越远你就会越开心。

2018年5月25

一条鱼在我面前主动跳出来，“你有没有什么东西掉进海里？”我报了一长串的名字连冰淇淋都单独列了若干不同口味，还没说完鱼就回海里了，“坚持不住了，呼吸困难，缘分到这里吧，外边的世界好绝望。”

加勒比海

2018年6月2日

情愿生活在海底，在章鱼花园的阴凉地，依靠潜望镜观察岸上，即使被发现，海洋有无限的纵深可以遁去，更何况我的记忆只有七秒。那天看到的你是什么样子呢，记忆七秒失效了，回想了一辈子。最终海洋本身，也只不过成为我等待的一隅。

2018年7月3日

在仲夏夜的路上，我们聊起仲夏夜的梦，气温刚好的时候我说不出任何话，你说你从一条离岸的船上裸身入海，向我模仿发生在你身上的海声，夜莺响起，街道流动起来，我说是在和你回家的路上，我驾驶一片海，经过你，大声说我听到了。

2018年7月27日

最近的降雨量让我开始担心年初相识的那条河是否已经入海了，写信询问：汛期到了，你还在么？收到回复：展信如晤，还在呢，你是汛期。雨停后下班绕路去看了看，说声再见后它入海而去。我的心似三角洲。

2018年9月1日

去过北美一个历史夹缝中的海岛，渔民在休渔期补网、酿酒，准备走私到美国。我带来消息：美国人在1933年已经废除了禁酒令。他们邀请我一夜之间喝完了所有地窖中的陈酿。我们互相确认，整个海岛正在移动。教堂的钟声鸣笛，市长操舵海岛。说我们一起向南，去新新英格兰。

2018年10月16

菠萝的海。原水产菠萝种植海田，生鲜，果实成熟后去鳞切片即食，免泡盐水。13世纪条顿骑士团被迫离开耶路撒冷转战利沃尼亚时引进，经阿拉伯人传入的东方古秘术之一。菠萝换琥珀，汉萨同盟和土著异教徒最重要的贸易方式之一。后来在大北方战争中，战败的瑞典人击沉和俘虏所有的水产菠萝，会说俄语的一律斩杀，剩余的去向成谜。今天的西方人吃菠萝依然不泡盐水。爱沙尼亚传统渔歌：今天我又一无所获，只有两颗水菠萝。我要的鲱鱼在哪里，心爱的人也躲着我。注：鲱鱼常出没在菠萝田间。

【波罗的海，赫尔辛基，芬兰】

2018年12月10日

先是在海一样的沙漠里，最后一滴水是自己的泪，不舍得哭出来，能看见湿润的海；然后是在沙漠一样的海上，最后一点土地是一粒沙子，吹进眼睛里也不舍得哭出来，能看见干燥的地。雪地里的酒鬼，像是摇晃穿行海洋和沙漠，哭下来醉醺醺的泪，化雪成水又露出沙。他又看见了什么。

2019年1月26

想起来我之前在伯利兹的加勒比海浮潜，向导在注意事项里说这里是保护区，要小心，我一不小心游得离珊瑚太近，大腿上擦了好几道，快见血了。我仰着脖子和向导说it hurts me! 向导哈哈把我拽一边，说you hurt them as well. 突然想起来这个是因为昨晚做梦梦见自己快从床上掉下来了，我扒着床沿不松手，说不能掉下去啊，下边是一片珊瑚海呀。一晚上挂在床沿边累死我了。

2019年1月30日

在横穿海峡的渡船上玩魔方，魔方不小心从船舷掉进海里，浮上来的时候已经复原了。捞上来再扔下去，又复原浮上来，而且更快，之后一次比一次快。神奇的大海啊，不知道极限在哪里，而我已经到了对岸。我玩得很开心，希望大海也很快乐。

2019年5月8日

我倒是知道一些海浪最古老的样子，是说一个灯塔的守塔人，值班的时候总是以固定频率摇晃一盏灯，大海对此疑惑和好奇，凑过来看一下，守塔人觉得自己和海的关系更近了。后来他不在了，大海还是保持类似的频率过来看一下，就是现在的海浪了。所以我们把海浪理解为再见。

2019年12月3日

船长说面前的海域因为有装满酒的沉船，那里的鱼都醉醺醺的不太正常你小心点啊，啊一片喝醉的海，我没听他说完就从甲板上跳了下去，潜到沉船的地方，看到螃蟹们在船底下把船托起来，两侧和后边都有鱼群簇拥着，”动起来吧！”我在旁边拍手，看着这些家伙们像游神一样缓缓抬着一条他们心爱的沉船。

2020年1月14日

史前深海带鱼今天的日记：因为每天都担心被人类抓到后，会上新闻热点，所以我每天都有学化妆，脸型太瘦，想让五官立体起来，但好难呀，扁脸其实蛮好，我有时候会懒，只化半张脸就出门了，习惯了，很早的时候大海是二维形态，鱼类的空间没什么变化，也就是上上下下，那时候整个星球都像一张纸那样立着，或者说我们是一个球体的无限侧剖面之一，我看见岸边的人类从相爱到接吻，或从接吻到相爱，时间的顺序依赖我怎么解释他们和我的距离，海岸线只是一个点，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听到他们有说“永远”，亲得头都歪了，天哪，就是那个时候海洋开始尽情展开蔓延拥抱这颗星球。看皮影戏的时候听到旁边一瘦脸男生在碎碎念。

2020年2月26日

小时候住在海边的一个天主教教堂旁边，杨牧师经年不懈地向海洋传道，周日做完弥撒，而我主要是去那里喝热巧克力，他把我放在肩上驮着我向海洋走去，给我讲圣克里斯托弗的故事，这种长度的名字我要到后来在拉脱维亚的首都里加Daugava河边看到一则相似的民间传说才回忆起来，类似渡人渡己的教诲我以为只是中国处世哲学的阅读理解化，杨牧师带着我到海面以下，屏息凝神，一些海洋生物已经围成一圈等候，我不记得杨牧师讲圣经的具体章节了，只记得一只螃蟹举起从未放下过的蟹钳问，世界上的海洋真的是相通的么？

Fisherman's Blues

“I wish I was a fisherman,

tumbling on the seas.

Far away from dry land

and its bitter memories.”

by The Waterboys

【加拿大一个海岛上的渔村】

